



一位僧人告诉记者,他手指的那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将被拆掉。

4月10日,家住陕西西安的居士李静在QQ群里发了一组兴教寺的照片,那是她平时拍下来的。她说恐怕要变成绝版了。“不舍、痛惜”是她发帖时的心情。那一天,有媒体刊文指出,除兴教寺塔(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外,整个兴教寺将被拆除,而拆除的理由是申遗需要,并暗指商业开发将把这里变成“第二个法门小镇”。

居士、游客、媒体都涌向寺院

“从昨天开始,这两天来的人是平时的好几倍。”4月11日,在刻有“护国兴教寺”几个大字的山门右侧售票室内,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除法会期间外,平时每天前来的游客也就百八十人。现在听说这里要拆,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那个斋堂,2010年开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捐资出力了。现在要拆,心里难以割舍。”来自陕西咸阳的宽裕居士指着位于闻慧堂一侧的能容纳600人用膳的两层建筑对记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宽裕居士恰巧住在寺中,这两天他便帮忙在闻慧堂接待媒体记者及所有远道而来的热心人。“今天上午,就有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多路媒体记者前来采访,负责回答提问的宽树法师几乎得不到休息。”而据寺院方面介绍,这个挂有“兴教寺联络办公室”牌子的闻慧堂也在拆除之列。

“在网上看到这里将被拆掉的消息,我们今天一大早就从城北赶了过来。我感觉这里是西安现存最有寺庙感觉的寺院了,幽静,远离尘世。”在寺院藏

经楼前,几位坐在石凳上休息的游客这样对记者说。兴教寺位于长安区杜曲镇少陵原畔,南距西安市中心约30公里,相对偏远,山下公路上车流稀少,只有一路中巴车设站于此。“如果被商业开发了,清净就难寻了!”一位游客指着藏经楼前“青砖黛瓦现在清静法身”的楹联这样说,而他身后立于2002年的“中日友好石心经光明塔”作为现代建筑,按照规划是要被拆除的。

家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张师傅手持摄像机在寺院里拍了将近一天的时间,他不是记者,也不是佛教信奉者,只是觉得这里长时间、自然形成的历史格局,应当保留下来,而他所能做的仅仅是用镜头来记录。

除前往的热心人士外,网络上对埋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兴教寺的关注热情同样高涨。微博上开展了“求保护”的接力,有网友大呼“悟空快来救师父”。4月10日晚,曾在电视剧中扮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称:“我的佛友宽池法师作为寺院住持阻止无效,网民们都在呼吁我给予关注。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演员真诚地希望国家宗教局等有关机构及领导出面协调。”

寺院:“塔、佛、法、僧”不可分离

“大殿等是不拆的。”宽裕居士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要保留的并非只是原先有媒体报道的三座塔。实际上,到底拆多拆少,还在争论之中,拆迁工作也没有开始。

兴教寺监寺宽树法师向记者介绍:“根据拆迁通知,要拆除寺院西边僧人生活区(兴慈楼、僧寮、卫生间、浴室)以及塔后三藏院的两边陪殿和垂花门,只剩下大遍觉堂,但要改为陈列室;中院要拆除东西方丈室、斋堂和灶房,以及闻慧堂;东院拆除禅堂。”而在4月11日西安市文物局发布的《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一文所配图示中,红色的要拆除部分并不包括闻慧堂及禅堂。该文在结尾处明确表示,对于新建的、体量过大、与兴教寺塔环境风貌不协调的建筑,“按照保护规划要求,与寺院达成一致意见拆除后,在西纬村重新选址、规划,以保障僧众生活及宗教活动的有序进行”。

不过,兴教寺方面还是起草好了一份名为《关于退出申遗工作的报告》,将正式提交西安市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记者在该报告中看到,“如拆除斋堂、僧寮,僧人将失去食宿的基本生活保障”。宽树法师表示,自建寺1000多年来,虽有凋敝之时,但这里一直有僧人护塔护寺。玄奘塔既是宗教文物,也是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塔奉舍利,如尊亲在,塔、佛、法、僧是四位一体的。“如让僧团都住在山下,与塔、佛分离,将是灵魂与身躯的分开,寺院也将失去佛教的象征。”宽树法师说。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表示,问题在于把僧人与他们所居住的寺院和塔生硬地隔离开来,这也是文物部门和宗教部门之间的一对矛

盾,应该协调。宽树法师告诉记者,他们的最低要求是,以山门为中轴线,以100米宽为标尺向山下延伸至公路,将这一片狭长地带划给寺院用于建设,从而做到塔、佛、法、僧四位一体不分离。

西安市文物局:不涉及古建筑

在西安市文物局发布的《兴教寺申遗相关情况说明》中,对拟拆除的建筑有较为详细的说明。情况说明称,此次拆除的是新建的兴慈楼、方丈楼、斋堂、僧舍等,不涉及古建筑。

情况说明称,按照申遗管理规划,兴教寺院内玄奘塔、窥基塔、圆测塔等建筑承载了兴教寺塔申遗主体信息,要加强保护管理和科学维护;山门、钟鼓楼、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古建筑充分体现了寺院的基本格局、建筑风格,生动地反映了寺院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要加大保护与维修力度,以保证塔和寺院发展的基本历史信息真实性与完整性。法堂、照心楼、圆佛殿及东西厢房等新建建筑作为现寺院基本格局的组成部分予以保留,并结合传统工艺、材料、技术加以妥善维护。三藏经殿堂将因展示需求,予以保留。新建的禅堂,因所处位置、建筑体量及风格不影响塔、寺院整体风貌,考虑到僧众宗教活动需要,予以保留。

“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科学有效的管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支持等是世界遗产申报的基本要求,兴教寺的申遗工作将在充分尊重寺院意愿的前提下进行。”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专家:即便不申遗,违章建筑也不能有

“说这些都是违法建筑,我们很不认同。”雁翔法师在三藏院里对记者说,“从2002年开建,十方信众花了5年时间,投入了300万元建成三藏院,中间没人干涉过,之前我们也向文物部门提交过报告,但一直没有批复。”

“斋堂以前都有,只不过以前的太小,拆掉旧的建了一个更大的,怎么就成违章建筑了?”寺院里的一位居士说。

记者了解到,几年前,寺院方曾与文物部门就此类“违法”建筑的命运讨簿公堂。经相关政府部门的调解,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寺院交了几万元的罚款,这件

事就不了了之了。“走过司法程序,这在事实上就已经确定了建筑的合法性。”宽树法师表示。长安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张宁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证实,确有双方打官司之事。他当时还未到事务局担任局长,他认为违法建筑虽未拆,但不能代表其合法地位的确立。

对于寺内现存的未经程序批准的违章建筑(建筑面积6377平方米),包括长44米、宽12米、高13米的新建斋堂,丝路申遗申报文本编制总负责人、中国历史建筑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认为,它们的存在对玄奘墓塔形成围合之势,严重影响了兴教寺墓塔环境的真实性、完整性等价值要素。即便不申遗,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也不允许存在。如今的状况,只能说明当时相关政府部门未能依法办事,消极作为。她明确表示,据此声称“国保单位在申遗旗下被蚕食”,这与事实不符。

丝路申遗文本编制负责人:不存在商业开发

针对4月10日有媒体报道指责“曲江系”是这次拆迁及商业开发背后的推手,当日及第二天,西安曲江方面多次表明,曲江新区及其所属企业未参与兴教寺保护及改造的任何工作。对此,陈同滨也表示:“整个过程不涉及任何房地产公司和开发项目。”她说,兴教寺从列入申遗名单起,就已经将商业行为屏蔽在外。申遗成功与否,要由国际组织决定。不管结果如何,申遗过程就是一个加强遗产保护、提升管理水平的过程,寺院因此获得的发展前景也远胜于现状。

11日晚,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刊登消息称:“已要求陕西省宗教局实地调查

了解情况,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听取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方意见,依照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妥善处理。”12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其官网发文指出,在未征得兴教寺僧团同意的情况下,拆除寺院建筑,严重违反宗教政策和法律法规,侵犯了佛教界的合法权益。此外,兴教寺是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其宗教活动场所的属性除国务院同意外,不得变更。

张宁向记者表示,从一开始,有关报道就被个别媒体记者罔顾事实、片面夸大了。实际上要拆除的建筑都不是文物,也不涉及古建筑,面积也仅仅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多些。另外,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强拆,沟通的渠道也一直畅通。只要寺院方面不同意方案,是不会动兴教寺一砖一瓦的。

兴教寺住持宽池法师表示,如不拆除寺院的建筑,兴教寺大力支持申遗,否则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吃,怎么申遗?只能选择退出。不过,一位文物部门的领导告诉记者:申遗不是个别单位、地方政府的事情。目前,兴教寺塔作为丝绸之路申遗点之一,已由我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正式提交联合国,考察计划已经确定,怎能想退就退呢?陈同滨也表示,退出之路渺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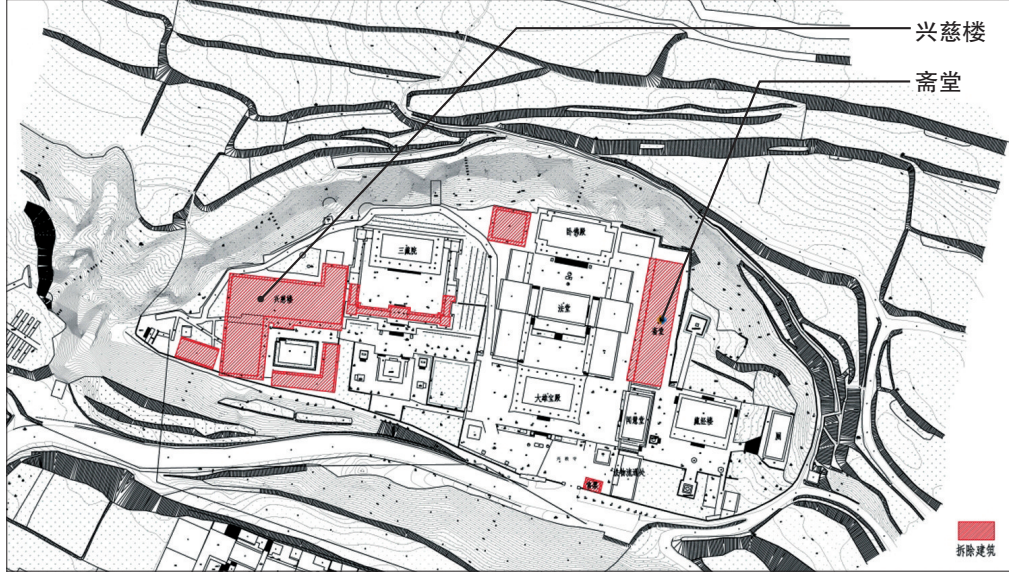
宽树法师感谢各界的关心,他说,与之前相关方面前来考察时的强硬态度相比,他更加相信兴教寺拆迁及申遗之事会得到妥善解决。他说,“申报世界遗产工作是关乎全市人民的一件大事,但本寺的现状与申遗要求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也不愿拖了联合申遗的后腿。”

(本报驻陕西记者赵建兰对此文亦有贡献,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由秦毅摄。)

相关链接

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该项目2006年启动。2011年12月27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备忘录,确定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项目名称。2012年7月,兴教寺作为佛教传播史上著名人物唐代高僧玄奘法师的舍利墓塔,因见证了玄奘法师经丝绸之路西行取经的历史事件,反映了唯识宗对东亚佛教发展的影响,同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等5处遗产点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首批申遗名单”。



西安市文物局4月11日公布的兴教寺拆除示意图,红色代表要拆除部分。(西安市文物局供图)



院内正殿。据宽树法师介绍,殿前的一对石狮及民国时期的功德碑将不再保留。他担忧大殿的功能将会改变。



如果变成陈列室,三藏院内的大通觉堂里的佛事活动将不会再有。

济南“万人坑”纪念碑风波调查

本报驻山东记者 苏锐 实习记者 和树泉

纪念碑被盗还是被挪走?

连日来,山东济南“万人坑”遗址纪念碑失而复现的消息引发热议。社会各界在对纪念碑失踪一事表示愤慨的同时,更对“万人坑”遗址未被有效保护感到不解。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记者近日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

“万人坑”遗址纪念碑风波起于济南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4月9日,济南某报刊发了题为《“万人坑”遗址纪念碑失踪踪影》的文章,文中指出:“当日(今年清明节)中午,从日本远道而来的赎罪人如约到达。但这一次,赎罪人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变化:‘万人坑’的石碑不见了。”

记者查阅相关文史资料后发现,1940年秋天,日军挖坑造墙,在济南市西郊琵琶山修筑堡垒,建起一个杀人基地。1940至1945年,日军在此大肆屠杀抗日军民,杀人手段极其残暴,留下人间地狱般的“万人坑”。1952年,济南市试验机厂兴建,“万人坑”被纳入厂区,在遗址立起纪念碑。1990年,济南市试验机厂扩建办公楼,挖出大批遇害者遗骸,在琵琶山南麓立了块新碑。此次失踪的是立在“万人坑”原址的旧石碑。

据该报报道,今年清明节当日,在失踪的纪念碑处,日本老兵点燃了一柱香,插在石碑原本的位置,长久叩拜,大半天没有起身。

就在4月9日当天,有媒体前往“万人坑”遗址调查时,却发现“万人坑”遗址纪念碑重新出现,“土色还很新”。

济南试金集团(前身是济南市试验机厂)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遗址碑并没有失踪,一直在办公大楼前面的花坛里,因为花坛土质比较疏松,再加上日常疏于管理,遗址碑倒在土里,久而久之就被土掩埋住了。日本人来遗址碑处祭奠,当然找不到碑了。后来,济南试金集团又找人把遗址碑挖出来,重新竖了起来。

“万人坑”遗址要建楼盘?

上述报道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万人坑”遗址将很快开发成商住。报道中说:“(济南试金集团)门卫说:‘开发商要求给石碑挪个地方,他(门卫)就把那块碑埋在下面了’。”

济南市试验机厂1952年建厂,是一家国有企

业,厂区土地是国家划拨用地。2003年,一家民营企业兼并试验机厂,试验机厂的原有资产重组,厂区土地使用权转手,土地性质是出让用地,“万人坑”遗址也在其中。据原济南市试验机厂副总经理徐玉泉说,早在前几年,实施兼并的企业拿到了审批,土地规划改成了商住用地,“万人坑”并没有特别标注,也被纳入了整个土地规划中。随后,企业开始自行寻找开发商。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基本谈成了。

徐玉泉曾对媒体承认,石碑的失踪确与开发项目有关,按照目前的规划,“万人坑”遗址会建成住宅,沿街有门头房,一楼、二楼会建成商店,其他都是高层建筑,“谈合作的时候,人家看碑子在这,觉得不大合适。”

“万人坑”遗址真的要开发成商住?4月10日,记者联系了济南市规划局。该局有关人士向记者明确表示,原济南市试验机厂的土地用途总体规划是居住用地,但目前没有开发商联

系他们,也就是说关于琵琶山“万人坑”遗址新建楼盘等网上信息基本属于人为杜撰或者凭空猜测。济南市规划局一位张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在济南市的大规划格局中,原济南试验机厂及周边地区被规划为“以居住用地为主”;网上消息称该土地被规划为居住用地的表述并不准确。

纪念碑是否属于文物?

原济南市试验机厂的一位负责人曾向媒体透露,在媒体报道之前,他们根本不知道“万人坑”遗址归哪个部门管。这位负责人说,除了每年清明赎罪人来祭扫,此处“万人坑”一向少人问津。

此前,有部分网民质疑“万人坑”遗址应属于文物,该得到保护。不过,济南市文物局相关人士表示,“万人坑”遗址并不属于什么文物

古迹,当地任何文物古迹的明细单都不包括“万人坑”遗址。

“‘万人坑’不属于文物古迹,但那里早就是‘济南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部分济南当地市民对自己说,这些年,很多人在那里寄托哀思,铭记国耻,甚至还有一些当年残杀中国人的日本老兵千里迢迢到那里“赎罪”,“万人坑”纪念碑的存在意义很大。

山东省政协常委邓相超则表示,像“万人坑”这类历史遗迹在山东乃至全国还有很多,它们虽然不是文物,但仍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在对城市规划发展时,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历史遗址的保护力度,对现有的历史遗址要归类整理,并给每个历史遗址挂上招牌。

也有专家指出,保护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需要系统梳理,统筹规划,更需要社会各方提高对这类遗迹的重视程度。留住遗迹,也就留住了历史。